



叶洪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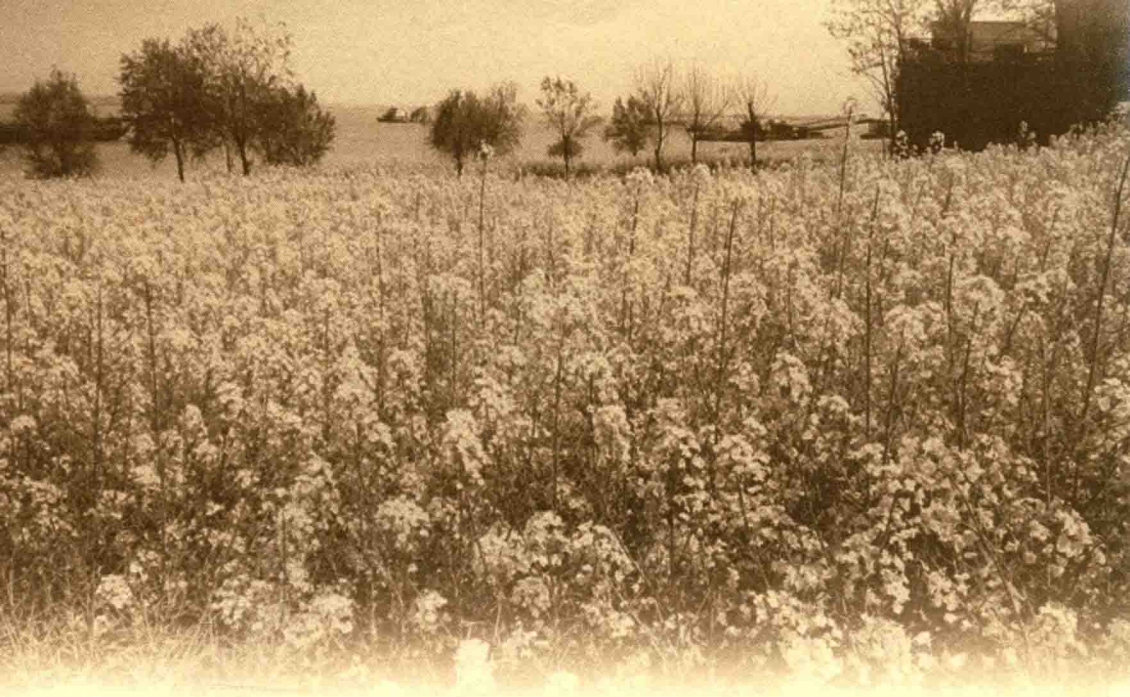
著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出品

黄花塘长歌

这是黄花塘的碧水、荷香和遍地火光滋润出来的歌声
在人们的心头默然流淌了半个多世纪
那么深远，充满了每一条温热的血管
那么嘹亮，能穿透茫茫岁月
那么壮美，时常从仰望的眼睛里溢出



叶洪军 著

黄花塘长歌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 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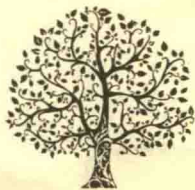


序 言

这是黄花塘的碧水、荷香和遍地火光滋润出来的歌声，在人们的心头默然流淌了半个多世纪。那么深远，充满了每一条温热的血管；那么嘹亮，能穿透茫茫岁月；那么壮美，时常从仰望的眼睛里溢出。

这支长歌，是有如铁流奔涌直下的新四军军歌，是悲壮的抗日进行曲，也是盱眙籍小战士刘鹏写的《白菜谣》，他在黄花塘抱病登台，唱完了地久天长的十五岁。至今，黄花塘人还在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这支长歌，是新四军首脑机关的惊人胆略和伟绩，是前辈存放在黄花塘的微笑、脚步和鲜血，是受命于危难的雄师蹈艰履险的史诗，是在黄花塘落脚的党政军学文各界精英鲜为人知的传奇，是新四军后人和所剩不多的老战士永远的怀想，也是黄花



塘人以及在军部旧地对接昨天与明天的人起于内心的波澜。

那些风云人物大多故去，但在历史的天空格外耀眼，在缅怀、感念和仰视他们的时候，歌喉止不住战栗。这是一支唱不完的歌，用心来唱，就会眼含热泪。

谨以此歌献给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及各大营帐运筹决胜的开国元勋；

献给纵横华中，在黄花塘的红色电波所辐射的大江南北浴血杀敌的将士和先烈；

献给养育火种的黄花塘乳娘和她的那些身在远方而魂牵故土、已然白发婆娑的孩子；

献给以一片赤诚追寻那段悲壮历史的军部纪念馆的工作者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聆听者、志愿者。

目 录

003 第一章

一个小村落，掩护了一支大军的总部，
维系华中抗日的千里沙场。

029 第二章

发生在黄花塘的那些事，
是现代中国历史画卷上的一笔重彩，
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



059 第三章

魂牵黄花塘的人分布祖国各地，
那些老兵和垂暮之年的“红二代”
平生的最大愿望，
就是在这里安放他们的想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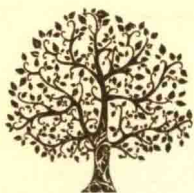
087 第四章

一片一片心血洒在红色故地，
还历史本来面目，
建当代精神家园，
在人们心上树起巍巍丰碑。

黃花塘長歌

第一章

一个小村落，掩护了一支大军的总部，
维系华中抗日的千里沙场。



老一辈人记得，六十八年前的黄花塘，古木参天，遍地桑榆，粗如大筴，细如笆斗，一重一重绿色屏障。还有梨树，到了春天，繁花似雪。村里人烟很少，只有七八户人家。西边的浓荫下，有一个院落，是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这个小村庄，扇动一次翅膀，就掀起一场弥天风暴。从一九四三年元月初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底，华中抗日的指挥中枢岿然在此，后南迁十几公里外的千棵柳，同年九月北撤。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从相持到反攻，直至最后胜利，黄花塘功不可没。后来，小村仍旧默默无闻。一曲悲壮之歌，于无声处听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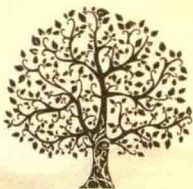
此地位于盱眙县城东南三十多公里处。在中国战争史上，盱眙是个硝烟弥漫的地方。丘陵、河网环绕，突起于苏北大平原，凭山水之险，据东西之要冲，扼南北之咽喉，从周灵王在古善道会盟诸侯，到抗金名将岳飞饮马淮水，自古以来兵家必争。



黄花塘，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它的下方有个古老的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名黄花塘

新四军军部在盱眙县黄花塘地区历时两年又八个月，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攻，在苏、皖、浙、鄂、豫五省开辟了八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辽阔的华中地区成了对日作战的前沿战场，在日军统治的心脏地区插上一把尖刀，直至把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赶出神圣的国土。

抗战八年，新四军艰苦卓绝，首脑机关七易其地。黄花塘时期是军部立足最稳、驻扎时间最长、功绩最为显赫的时期。这无疑是个奇迹，也是黄花塘的骄傲。当初，军部是面临覆没之虞，摆脱重围，来到这里的，因此，黄花塘更有传奇色彩。



德勤部当急先锋，虎视眈眈。日军得知重庆意图，在盐阜增兵两个师团，将于次年元月大“扫荡”，与蒋暗合。黑云压城，形势凶险，转移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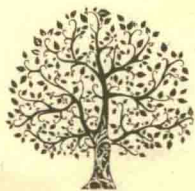
军部转移一事早已酝酿。皖南事变前，陈毅、粟裕率苏北指挥部所部直取黄桥，与八路军会师，开辟苏北，连通华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元月二十五日，新军部顺势设在苏北盐城，占据日军腹地，直逼沪、宁、蚌、徐、连。立足未稳之际，日军反扑，近两万日伪、二百多架飞机和二百多艘炮艇，分三路进攻盐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则以万余兵力趁火打劫。七月，军部放弃盐城，与敌周旋近两月，完成反“扫荡”。日军小股武装，带着电台紧紧跟踪，军部频繁转移，甚至一天换一处，敌人总是扑空。一年半以来，华中局和军部先后在湖垛、顾家集、侔周庄、周门镇、王家桥口、汪朱集、停翅港和单家港等十几个村镇落脚。这里河网密布，便于游击，敌伪屡遭重创。陈毅曾亲自打翻敌船，掉进冰凉的水里。但此地不便隐蔽，敌人占据交通要



道，难以大转移，有陷入包抄之险，不是久留之地。半年前，代军长陈毅命赖传珠参谋长派人到皖东、淮南等地为军部物色稳固的驻地。

眼下是做出决断的时候了。赖传珠根据考察，提出三个备选地。陈毅用很有顿挫的四川口音一一分析。他眯着眼睛，吸了口烟，烟雾里，浮现出绿树掩映的黄花塘，这里是二师师部。一年前，他来视察，与罗炳辉商量此事，罗愿南移，担任护卫。有罗炳辉在，断不会重演皖南惨剧。于是，陈毅敲定了黄花塘——

我看盱眙的黄花塘好。去年十月，我到泗阳程道口指挥独立旅、十旅和七旅打王光夏，战斗结束后，我巡视了二师，师部就在黄花塘。我在那儿住了几天，看了四周的地形和敌情，除了县城有少数日伪军，大部分乡村是二师范围。黄花塘属丘陵，东有三河、西有淮河、北有洪泽湖，可谓天然屏障。盱眙在建党早期就有了党组织，共产党的影响已深入城乡。淮南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了群众基础，成为军部移驻的可靠环



境。黄花塘距县城三十多公里，二师已构筑完善的工事，还有大片树林做掩护，是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理想驻地。

将军对黄花塘了如指掌。这里处于南京掖下，是日伪顽围困的空隙地带，背倚山水大势，进可南攻，退可隐蔽，回旋余地大。尤其是与各师来往方便：东连一师的苏中与三师的盐阜，北接四师的淮北，西邻五师的鄂豫皖，七师的皖江可作墙壁，南移不远的二师可作警卫。情急之时，优秀的军事家思路明晰，滴水不漏。

军部为移驻黄花塘迅速调整部署，潜伏上海的潘汉年又来密报，敌情更为严峻：六七万日伪军分别从泰州、镇江、扬州、蚌埠、滁州等地出击，已成合围之势。陈毅果断下令：“不能再迟缓了，今天动员，明天上路！”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小雨淅沥，夹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华中局、军部机关和直属部队近千人，分三个梯队从盐城停翅港出发。敌军封锁线重重叠叠，穿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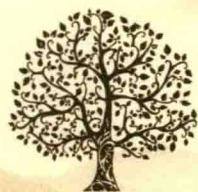


时，划一根火柴也会招来弹雨。事先，陈毅就地寄养了儿子小侔，孩子才六个月，途中难免哭闹。刚当上母亲的张茜两眼含泪，骨肉难离。

十天后，军部在盱眙永丰休整，接到毛泽东发自延安的指令：“同意你们的分散计划。”将在外当机立断，坐等批复则良机尽失。陈毅拍板，生死立决。一九四三年元月十日下午三时，华中局和军部抵达黄花塘。

黄花塘原名黄昏塘，几百年前是一片荒地，一个姓孙的凤阳人来安家，开荒耕种，生活富庶。后来，山东的逃荒人途经这里，孙家人接济口粮，借给种子和耕牛。这些穷人信赖孙家，定居于此。为了感恩，他们在村西头挖塘供村民吃水，三天后完工，晚霞欲燃，群鸟归宿，便取名黄昏塘。

以黄昏塘为中心，自东而西展开一个扇形区域，就是罗炳辉征战六年的苏皖边区。早在一九三九年秋，罗司令员率新四军五支队东进到此，纵横捭阖，日伪



军凶狂而来，败绩而退，闻风胆寒。将军身大力猛，威武逼人，枪法神奇，爱兵亲民，百姓叫他“罗青天”。一九四一年初，新军部成立时，五支队并入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和罗炳辉担任正副师长，师部驻黄昏塘。此后两年，罗炳辉在敌强我弱的敌后环境下，运用“梅花桩战术”，伏击，游击，变幻莫测，打得鬼子首尾难顾，晕头转向。大战金牛山之后，日伪重兵，以飞机掩护，报复淮南根据地，二师作战二十余次，重击敌人，其中车棚战斗就在师部附近展开。日军缩回据点，不敢造次。淮南根据地在华中最为稳固。

善战的二师爱民如父。为了满足老百姓吃水和灌溉，官兵们把黄昏塘挖深开大。春天油菜花开，秋天稻田金黄，风光迷人。张云逸想起毛泽东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说，这个水塘不如就叫黄花塘哩。罗炳辉深有同感：改黄花塘好。新四军一来，黄昏就会过去，曙光在前嘛。从此，黄昏塘就成了黄花塘。



1943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领导人在黄花塘合影，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

黄花塘就是罗司令的家。他一来，小孩子就跟来起哄，叫“罗大肚子”，警卫员瞪眼阻止，司令努努嘴：

“不要吓着孩子。”这情景，犹在黄花塘人眼前。乡亲们还记得：张太原父亲病重，抬到黄花塘，路上遇到罗司令。司令掏笔写了条子，叫他找师卫生部长，还拿出六个大黄梨，放在病人身边。

可见，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兼得天时，地利，人和。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一队特殊人马到来，黄花塘人并无异样感觉，这些年，罗炳辉的队伍进进出出，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其实罗司令已经移师大刘郢。